



大乘經典的成立年代

日僧綱著

基礎之上。又云：不以百餘萬劫之修持，只道是緣空思業；不

賦行合一」由蓋勝世界，得以此而後，是教業亦遂見賦行天照由

・行之間讀辭察與眼景賦行（一）「一專言論中」」。眼語去人殆由一

・自然覺諸教賦行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賦行合一」。此等，一賦之真因事亦與眼景行

命。

推會向諸經，曰景賦不容辭由大問題，由景賦史編千由光榮對

寒，賦行賦學思賦去臨臨推會，藉即推會，巧盡推會，計據

陣舊世界，賦行推會升由兵器。辭千人即由推會，今日由推學

王守口學代付推學，以知立其思賦歸系。此由思賦又知為世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據即由推學而一宜由計據計用。

一四五以下)。在中央亞細亞，亦發現了很多「杜迦羅語」的佛典(過、東洋學報、昭和二十八年三月、一〇一以下、W二二七)。又「偉古爾語」的佛典，亦有發現(石濱、佛研一3、一二二以下W二二七)。由此可知：中央亞細亞的佛教教團，其規模是相當大的(羽溪、佛研、T一三頁以下)、(又、西域的佛教，請參閱羽溪「西域之佛教」、宗研V2、3二九六以下、壹月、一八〇以下、三三六以下、四四五以下、四七四以下、五八六以下，六〇九(Watanabe, J. Ras 1907, P. 261 F.)。)

大乘諸經，最早成立的，是般若經典。據近年的研究來看，有的認為：大品是原形，小品是把大品縮小了的(千瀉、宗研新II4、四五以下；鹽見、宗研新X6、一零二以下)。但據梶芳博士看：般若經典，最初是從「道行經」系統而出現了「放光經」系統，然後成立了所謂初會系統諸經典(原始般若經的研究，五六以下)。又、道行般若的翻譯，請參閱梶芳、宗研、新XII5二八以下)。最原始的形態，大概是在到小品初品第一受記為止；其次的原始形態，是到「見阿闍佛國品」第二五為止。然後，才成立了現形的全體(梶芳、宗研、新X5，一四三)。

金剛般若經的成立特別早。因其說處是「祇樹給孤獨園」，而會象是「比丘象千二百五十人俱」(鹽見、宗研X2一八七以下)。金剛經的原文，在西域亦被發現(壹月、四五一以下)同時，亦有北方阿利亞語的片斷發現(E. Leumann: Zur Nordarischen Sprache and Literature Strassburg 1912)。與從前藏經中任何漢譯都不同的「漢譯般若心經」，則被發現於敦煌(松本、佛典、一七四以下)，而被收於大正藏經中。小品般若，亦有種種異譯(梶芳、如上書中四五以下。智山學報新XIII六五以下)。大品般若經，在中央亞細亞亦被發現。於此可以使人想起其聖典傳道的盛況(壹月、五四一以下)。同時，在中央亞細亞，還發現了很多金剛經及大般若經的寫本(松本、佛典、一三零以下)。理趣經的成立，大概要稍遲一點(關於諸異譯，請參閱雲來文集九九二以下，前揭梶芳之書一六七以下，智山學報IX七七以

下)。理趣經、有廣本與畧本。而七卷原本理趣經，已存在於唐代(梶尾「理趣經的研究」三五以下)。理趣經於大般若經成立的過程中，不論直接間接，都與法藏部的學者，形成一種什麼關係(水野、及佛報、一八號一〇五以下。又、關於大般若經，請參閱壹月、四八六以下)。

有的認為：般若經的原始形態，已存在於西紀前二世紀(山田、東北報2、一九五一、三八一四一)。不過普通認為小品般若的原型，在西紀五十年左右已有，然後再加以增廣(宇井、經典、六二)。亦有人認為這是於西紀一、二世紀，成立於西北印度的(椎尾、經典、九、二〇〇以下)。不論怎樣，從經典(般若)本身表示來看：「般若經的原始經典，最初成立於南印度，其次移至西印度，最後乃廣弘於北印度」。由此可以推知：般若經在「貴霜」(Kusāna)帝國時，始迅速普遍流行的。

仁王般若經 有人認為這是在中國搜集種種材料而作成的(椎尾、經典、一一二—一三七)。但據另外一說來看，仍然認為這是在印度成立的！而其成立時代，大概是西元三〇〇年左右。(松本、批評、三四七以下)。又、西藏大藏經中，有「王部」的小般若經：如日藏般若，月藏般若，普賢般若、金剛手般若、金剛幢般若等是。梵文原文及漢譯經典中，均沒有這些(月輪、龍大論集三四五、四六以下)。

維摩經 這成立於西紀二〇〇年以前，或一五〇年左右(宇井、經典、六五以下)。Sikṣāsamuccaya中，有梵文片斷，而北方阿利亞語的片斷亦被發現(E. Leumann;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I, Leipzig 1920)。漢譯，在中央亞細亞，亦被人讀誦着(松本、佛典、一三〇以下)(請參閱壹月、六八五以下)。

現在出版的法華經梵文本，是於尼泊爾或西藏得到的，其他亦有種種寫本發現(小島、佛教學研究7、五四以下)。如從Khadalik所發現的方便品之片斷(本田、聖語研究、一號三以下)。漢譯法華經的全譯或分譯，經錄中總計舉有十七本，但現存

全譯的只有三種（鹽田、季刊宗研II 4 三七〇以下）。近年來，有人將漢譯本，尼泊爾本以及基爾基得本作比較研究（W. Baruch: *Beitrage Zum Saddharma - Pundarikasutra*, Leiden 1938）法華經的成立，至少是經過四個時期的。第一期所成立的是第一類的偈頌；第二期乃發展成「長行」；第三期是增補第二類的；第四期則是增補屬累品以下諸品（布施、法華經成立史二一四頁）。原始法華的成立，在西紀一世紀，而現存法華經（二十七品經），於西紀一五〇年已經成立（布施、同上、二六三）。即最初二十品，於西紀一百年前已告成立（字井、經典、六七）。龍樹的年代，如在二世紀末，則法華經的中核部分，於一世紀已經存在（關於W三〇四法華經的成立，亦可推測為：於西紀二世紀末，在健陀羅或「迦畢試」附近成立的（小野玄妙「佛教的美術與歷史」四七）。

以上所舉諸學者的推測，從收容於這綜合研究的「大乘佛教成立的社會背景」裏所叙說的，亦可獲得一更精密的確證。法華經信解品，有長者窮子喻，叙述經營金融事業以取利息（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賈買客，亦甚衆多）的一個偉大長者臨終情形說：

「臨欲終時，而命其子，並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大正，九卷，一七中，又，八〇下，一五〇上）。

這位長者，不僅是富翁，且能驅使國王及使國王怖畏，十足的表現出其資本家的形態，但這，非貨幣經濟異常發達的時代，是不能有的現象。然如上面考察，印度的貨幣經濟，於「偉馬、迦得飛世斯（約西紀三七年以後）」時代，已有火速的發展。因此，法華經成立年代的最早，約在西紀四〇年。又，在西北印度及「興都斯坦」的很多佛教「窣塔婆」，大都是「婆斯提婆」王時代建造的，此王時代的「窣塔婆」，絕對是相當多的。而此王後，建造窣塔婆的作風，開始急速減退。這是考古學上的遺品所表示的。可是，婆斯提婆王的統治，是西紀二〇二—二二九年左右。

由此可知：法華經到囑累品第二十二爲止的部分，是於西紀四〇—一二〇年間成立的。

漢譯法華經，在中央亞西亞，亦被盛行誦讀（松本，佛典，一三〇以下）。羅什譯的法華經提婆達多品，實由法獻、法意共譯成的，且是後來插入的（布施、宗研、新XII四〇以下，佛誕，八二八以下，又，請參閱松本、批評二〇二，二三一以下）。提婆品，有「偉格爾」譯的（春日井、佛教文化研究3、四八）法華經的內容。得自種種經典（鹽田、大崎學報九七號二三以下）。有些特徵，甚至是來自勝天王般若經（渡邊、佛誕、五八一以下）。

大薩遮尼乾子經 這是將法華經的寬和性格，予以更加擴大和澈底，乃法華經以後所成立的經典（松本，批評，二一三以下；中材、哲學思索在印度的展開、四六以下）。

修行道地經（大正一五卷）本經，最初只是一卷七品，其次乃變成了二七品，最後再加上弟子三品修行品等，始成爲現形的七卷三十品。二七品及三十品的修行道地經，比法華經原本更新（渡邊泰道、宗研新、IV—一八以下，尤其是一三〇）。

華嚴經 本經原名，可能是 *Gandavyuha*（壹月，三三〇以下）。但有時亦叫做「雜華經」或「百千經」（近藤、宗研、新X3—一〇）。西紀三五〇年前後，本經被綜合爲六十卷原本（字井，經典，七一）。據學者說，雜華經的成立，是在龍樹之前，即西紀二世紀以前（近藤、宗研、新X3—一〇八以下），總比無量壽經稍前一點。但不能說本經比法華經更早。善財童子於第二十八次，雖乞教於觀自在菩薩，但普門品的偈頌，却顯示它比「乾達必訶」的偈頌，更爲古形（泉，聖語研究I 六九以下）。

般舟三昧經（大正一三卷九〇二）這是後漢支婁迦讖譯的。會衆極其簡單，只有五百比丘和五百菩薩，使人認爲這是初期

的經典（請參閱鹽見，宗研X 2，一八七以下）。據說，此經比小品般若新，比大品般若舊（赤沼、宗研、新IV—九七以下，251以下）。

無量壽經 本經在西紀二〇〇年以前就有，那是無可置疑的（字井，經典，七六）。據學者的推測看，這可能是貴霜王朝時代，於一至二世紀前後，在犍陀羅地方獲得勢力的化地部教團編述成的（春日井、佛教文化研究2四五以下）。現行的無量壽經，雖被記為「康僧鎧譯」，但實際有點像竺法護譯的（野上、日佛報、15一八〇以下）。而流志本，且還表示出新的形態（松本、批評二五八—二七六）。五惡一段，是於中國加上的（雲來文集二三五池本、印佛研II—一六五以下）。總之、在諸本間，是有相當「不同」和「相同」之處的（雲來文集二三〇以下、椎尾、經典、二七一以下）。

觀無量壽經 本經內容，比之現存任何無量壽經，具有更發展的思想（松本、批評二七七以下）。觀無量壽經，有「偉格爾譯」的。現存很多觀佛的經典，而其譯出者，多來自中央亞細亞。這些經典的成立，可能是在第四世紀末。是諸經典，很多說有地獄之事，而中央亞細亞各地，發現很多有關地獄圖的繪畫遺品（春日井、佛教文化研究3三七以下）。阿彌陀經，因文太短，所以缺乏研究的綫索，但可能很早就作成了的（關於諸本一項，請參閱椎尾、經典、三七五以下）。

大寶積經 此中，第四十三會普明菩薩會，本是原始的中核（月輪、佛誕、八四九以下）。龍樹時代，「普明菩薩會」與「無盡意菩薩會」已成立（久野、宗研、新X 4四一）。總之，原型的部分，是以「普羅克立得」語寫的，在第三至第五世紀之間被奉行着。「爾尸他毋」出版的梵文本，是後成立的。其原型，與稱為 *Ratnarūpa* 或 *Kāśyapapariprocā*（久野、佛研II 3七一以下）。從植物地誌方面加以考察：普明菩薩會，是於第三至第五世紀，在西印度成立的；三律儀會，是於第五至第七世紀，在「比比哈爾·俄里薩」稍西成立的；而無畏德菩薩會，是於「柯旦

」成立的（和久、佛研III—九二以下）。總之，大寶積經編成現在這個樣子，是五世紀以後的事（椎尾、概說、九八、二二三）。

巴利語的「摩訶般利涅槃經」與相當於這個的四種漢譯涅槃經中，法顯譯的大般涅槃經三卷本，是最後期成立的（石川、字井紀、四八、六六）。遊行經的後語，是於三〇〇至四〇〇年間加上的（松本、批評二八）。最近從中央亞細亞發現梵文本而將之出版（Waldschmidt; D. & S. Mahāparinirvāṇasūtra,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195103 Jajle）。大乘的大般涅槃經有二譯本，而梵文的片斷也被發現（壺月、五七〇以下、大正十二卷六〇四）。那是龍樹以後，世親以前的東西（久野、宗研、新X 4四五頁）。大概在三〇〇至三五〇年前後（字井、經典、八二頁）。有人認為這是二〇〇至三〇〇年代成立的，其製作的地方時屬賓（松本、批評五三）。法顯譯的「大般泥洹經」成立於二〇〇至四〇〇年間（久野、宗研、新X 4四五）。

涅槃經說：「我般涅槃七百歲後，是魔波旬漸當壞亂我之正法」（大正十二卷、六四三上）。經中處處記載「佛教被損害」的情形。就現存考古學遺品範圍看，「迦樓尸抵」文字之銘文，始與佛教有關。又「不羅夫彌」文字的東西，笈多王朝以前的東西，大都與佛教有關。但至笈多王朝的創始，事乃一變，新創設的寺院，幾乎是印度教的（Cf. Fleet; Gupta Inscriptions）而佛教的反而變成例外的存在，且有破壞佛教的寺院，用同樣的材料，建立印度教的寺院。至於說到「正法滅盡」的經典，大概是笈多王朝（西元三二〇至約五〇〇）或其以後的東西。此由前舉釋尊的預言加以觀察，亦可以獲得確證。關於佛滅年代，北方各種傳說，認為阿育王乃佛滅百餘年後出世的。採用此說，佛滅年代，則如字井博士（「印度哲學研究」第二卷）之所推定，是在西紀前三八六年。大般涅槃經的作者，確是承此系統的傳說，如此，「我般涅槃七百歲」，恰好是在笈多王朝之初。

摩訶摩耶經（大正一二卷一〇〇五）大概是西紀二〇〇年左右成立的（椎尾、概說、二九〇）。但據其他學說看：摩耶經、中陰經、處胎經、是西紀四〇〇年左右成立的（松本、批評一〇一以下）。另一方面，大悲經（大正十二卷九五二），在大乘涅槃經前成立（松本、批評、九六以下）。方等般泥洹經（大正十二卷九一一）、四童子三昧經，亦復如是（松本、同上、九四以下）。等集象德三昧經三卷與集一切福德三昧經三卷，均比大乘涅槃經早些時期成立（松本、批評、九一以下）。蓮華面經，成立於西紀五〇〇年代前半期（松本、批評、一〇六）。當來變經，法滅盡經、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玄奘譯）三經，是從大乘涅槃經所抄出的經典（松本、同上）。大方等無想經六卷，成立於西紀三〇〇年左右（松本、批評、八六以下）。與現存漢譯不同的大雲無想經第九卷（大正十二卷），在敦煌被發現（松本、佛典、一九二以下）。羅什譯的遺教經，有人認為是補綴涅槃經文而作成的；或有認為是從「佛所行讚大涅槃品」選出的（壺月、五九九以下）。

再者，述叙如來藏思想的諸經論，可分如下三期：

第一期 如來藏說與阿賴耶說，尚未交流。例如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勝鬘經、大般涅槃經、無上依經、大法鼓經、央掘摩羅經等是。

第二期 如來藏與阿賴耶識難並說，但尚未闡明兩者的關係。例如佛性論、大乘莊嚴經論、攝大乘論譯等是。

第三期 攝取阿賴耶識之說，以大成「如來藏緣起說」。例如楞伽經、密嚴經、起信論等是（勝又、宇井紀、一四三以下）。

前列中的無上依經，於西紀四〇〇年前以至三五〇左右已存在（宇井、經典、八九）。所以第一期其他經典，大約也是同時

代成立的。

大集經的成立年代，由於各品有着多少不同（關於其成立順序，請參閱松本、批評、一七九頁以下）據說，大體是從龍樹前後以至製作起信論之間，即西紀二三百年前後成立的（松本、批評、一九五）。本經到竺法護時代——約西紀二五〇年，尚未集為「大集經」，至於流通的單行經，到曇無讖時代——約西紀四〇〇年時，才將同類經典集為叢書，成「大集經」（宇井、經典、九〇）。但有認為：整部的成立，是在五世紀以後（椎尾、概說、九八、二二三以下）。就各部份言：「護塔品」，是以沙勒（Kashgar）國為中心而成立的。日藏經的後半，也是如此（羽溪、新XIS、六以下）。月藏經的原型，於二世紀中葉，成立於印度，至於現形，可能是第四世紀成立於于闐，其流通分，謂中亞及中國為佛法有緣的聖地，比印度更被尊重（同上、九以下）。月藏經是接續日藏經而作的（松本、批評、一五七以下）。

地藏的信仰，是以古地母神的信仰為起源的，受第四世紀移居於Jalya 盤地南邊的伊朗人固有宗教「走魯阿斯他教」的天使（Stosh）思想所助成，不意竟被信為獨立的菩薩。地蘭十輪經，是伊朗語族的佛僧編纂的；地藏本願經、也似乎於于闐成立（羽溪、宗研、新XIS、一一以下）。據其他學說看，地藏本願經，在現存藏中，雖被記為實義難陀譯，但這是有問題的，即有認為許是中國人仿阿彌陀佛的本願，與地藏十輪經相對，補足增大，始成現形的地藏本願經（松本、批評、二九六以下、三一足）。占察善惡業報經，有為偽經的嫌疑（松本、批評、三〇六以下）。宣說虛空藏菩薩功德利益的虛空孕菩薩經，亦似在疏勒地方，於阿彌陀佛思想影響下，由伊語族的佛教徒作成的（羽溪、宗研、新XIS、一二以下）。又、請參閱松本、批評、一六四以下）。總之，整個大集經，是經相當複雜的變遷過程的（松本、批評

一〇九—一九五、尤其是一七九頁)。

楞伽經 由於諸本的不同，有着相當的出入(鈴木、宗研、新V 6一九以下)。本經引用勝鬘經、象縛經、大雲經、央掘利魔羅經等，所以不能以此為世親以前的經典，大概出於西紀四〇〇年左右(宇井、經典、九四)，亦可認為是第四紀的典籍(W三三七)。再遲一點兒看，有將楞伽經與大乘密嚴經，視為六至七世紀成立的(高井、印佛研II三三二)。但密嚴經比楞伽經，似乎更後(宇井、經典、九七)。

金光明經 談如來壽命無限，護國思想、密教傾向等，可看出種種要素(壹月、七〇七以下)，本經梵文，由泉芳璟氏或由T. Nobel出版；西藏譯，乃由Nobel出版(Suvarnapra - Bhaso - itama - Sutra das Goldglanzsutra Leiden 1950)。另外，復發現北方阿利亞語的片斷(E. Leumann;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I. Leipzig 1920)。現存梵本，最接近於曇無讖譯。本經成立於西紀四世紀，後來漸次增加，終於變成如「義淨」譯的原典(泉、宗研、新V九九以下)總之，經的成立年代，是在笈多王朝時代(松本、批評、三五八以下)。

護國尊者所問大乘經 (大正No. 321. C. F. 310) (— Rāst-rapālapariprocā)。於五八五年至五九二年間譯出，而其成立不會比這(譯出)太早(W三三一)。有人認為：本經是諸字教加上性力派要素的時代所成立的(下二〇七以下)。悲華經(Mahakarunāpundarika)，大體亦被認為同此時代，即五五〇年以後成立的(F二〇七以下)。藥師經(有四譯)宣說現世利益及未來往生，同說有時東方淨土和西方淨土事，所以本經到相當時期以後始成立的(松本、批評、三二四以下)。

大乘律是慢慢成立的(宮本、大乘，六九一以下)。有人認為梵網經是中國撰述的。不過三五〇年左右，已有大乘戒出現(

宇井、經典，一〇一)。本經比涅槃經，大概遲點成立(松本、批評、三九八)。

大日經的七卷三十六品中，前六卷三十一品，是「善無畏，依「無行法師」帶來的梵本譯的；第七卷供養法五品，乃依善無畏自己携來的梵本譯的(那須、智山學報、新IX三〇以下)。另據一說，謂大日經是西紀五〇〇年左右，在北印度撰述的(清水谷，佛誕，七一三以下)。但據另一說看，謂是六五〇年左右作成的(高井、印佛研II三三一以下，宇井、經典，九九)。金剛頂經比較遲成立於南印度，這是一般所承認的。據說，南印度的「龍智」，是其作者，至少亦是其大成者(清水谷，佛誕，七一一以下)。本經的成立，在六八〇至五九〇年左右(印佛研II三三一以下，宇井、經典，九九頁。又，請參閱鈴木，高井，宗研V 2 3 二二七以下)。

大孔雀明王經(大正一九卷四一五以下)，係自原始佛教聖典「阿陀那祇耶經」發展出來(壹月，三六五以下，三八六以下)再溯其原，本經與「大會經」，亦有密接關係。毘沙門天王經，是基於「孔雀明王經」等經典所做成的，可能成立於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前半期間(壹月，三九四；又三五七以下，有詳細的研究)。大乘莊嚴寶王經(大正二〇卷，四七)(Kārandavyūha)的韻文部分，說不定於四世紀前已存在(W三〇六)，散文的部分，到六世紀亦已成立，千鉢經(大正二〇卷，七二四)序的前半，至少不是「慧超」所作(松本，宗研，新III 2 三九以下)。不空絹索經(大正二〇卷，二二七以下)，是基於十一面觀音經，並且採入金剛頂經，大品般若，大日經，要畧念誦經等而成立的(添田，密教研究，四一，四二號)。鉢蘭那除縛哩大陀羅尼經(大正二一卷，九〇E)(Parasabari - Dhāraṇī)鉢蘭那除縛哩，是「以木葉為衣的除縛羅」的意思。這雖是佛教的女神，却是母神展開的「除克底」被採入於佛教。大悲空智金剛大教王

儀軌經（大正一八卷。五九〇以下）（*Hevajra - Tantra*），有梵、漢、藏諸本的出版（鈴關，智山學報，新 XII 一三三以下，XIII 一五二以下）。這雖是金剛智，不空以後所有的，但却是在道密教的正純化。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大正一八卷，四六九以下）（——*Guhyasamāja - Tantra*）

秘密集（*Tantra*），成立於七五〇年以前（羽田野，日佛報。一六年，六五以下）。這是密教末期的東西，記有醜怪的儀禮（壺月，六四二以下）。但到第七世紀，本經已被認為是有權威的書（W 三九四）。*Sādhanaṁāḥ* 是 *Tantra* 性的書，至十一世紀，竟被編集了（W 三九二）。*Tantra* 佛教的最末期，成立時輪（*Kālaśakra - Tantra*）。彼主張形成諸宗教的聯合軍，以對抗回教的侵畧，而對毘濕奴教，特持融和協調的態度。他將基盤置於天文、曆學，以組織全體系（羽田野，印佛研—2、九八以下）。所以他亦言及回教徒或「默卡」的事（W 四〇一）。梵文原本，仍未出版，今除依西藏譯，別無辦法。然時輪成立的年代，是一〇二七至一〇八七年（羽田野，密教文化，8 號一八以下）。亦有認為是於九六五年成立的（F 二七二）。*Svayambhū - Purāna*，不應在一六世紀前就有（W 三七六）。

孟蘭盆經 可能是中國人將印度所成立的中心部分，加以寫上的（池田、宗研、新 III—五九以下）。

父母恩重經 這是中國造的（秀氏、宗研、新 V 4 一一六以下）。

（原載南大菩提雜誌）

畧 號 表

印 佛 研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字 井 紀 字井博士還曆紀論文集「印度哲學與佛教之諸問題」

題」

宇井經典
宇井博士「經典之成立及其傳統」（「佛教布教大系」第二卷、佛教文書傳道協會、昭和二十六年）

雲來文集
「荻原雲來文集」（昭和十三年、大正大學佛教學第二研究室）

壺 月
「壺月全集」上卷（昭和八年、大東出版社）

椎尾經典
椎尾辨匡博士「佛教經典概說」（昭和八年、甲子社）

宗 研
「宗教研究」（「宗教研究」編輯部）

東 北 報
東北大學文學部研究年報

日 佛 報
日本佛教學會年報

佛 研
佛教研究（佛教研究會編輯、大東出版社刊行）

佛 誕
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學會編「佛教學之諸問題」（昭和十年、岩波書店）

松本、佛典
松本文三郎博士「佛典之研究」再版（大正十三年、丙午出版社）

松本、批評
松本文三郎博士「佛典批評論」（昭和二年、弘文堂）

宮本、大乘
宮本正尊博士「大乘與小乘」（昭和十九年、八雲書店）

F
T. N. Farguhar; an Outline of the Religious Literature of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W
M. Winternitz;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Vol. II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3.